

神仙起源考论

○ 熊铁基

(华中师范大学 道家道教研究中心, 湖北 武汉 430079)

〔摘要〕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, 以往的研究需进一步考论。神仙及神仙信仰起源于西北山上, 起源时间在战国以前, 战国时的神仙理论和神仙信仰相当成熟。

〔关键词〕神仙信仰; 起源; 地点; 时间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17.07.019

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, 是中国道教所特有的, 研究其起源, 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道教。

—

20 世纪 20、30 年代, 文化学术的研究中已涉及到神仙起源问题。如: 闻一多《神仙考》; 顾颉刚《秦汉方士与儒生》中的《神仙说与方术》; 傅勤家《中国道教史》中的《神仙之观念》等比较突出。顾颉刚说: “仙人, 是古代所没有的。古人以为人死为鬼, 都到上帝那边去……”。他也从《史记·封禅书》里所记战国的“修仙”“仙人”说起, 根据明显可靠的史料, 是比较谨慎的, 但颇有局限。傅勤家说: “他教亦利用此神仙之名称”, 是不确切的, 神仙应该是道教之专有, 中国之专有,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特点之一。本世纪以来, 有学者如杨英也写过《神仙家渊源考》^{〔1〕}, 从真人思想、医学养生、巫术等大的方面, 作宏观的考述。我最近学习思考, 觉得对神仙起源问题, 还可以进一步作更细一点的考论。

闻一多的《神仙考》颇有特色。他也注意到“战国时齐国的方士, 以及一般人

作者简介: 熊铁基,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 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、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。

所深信的神仙说出于齐地的观念”，但是他认为“齐国（山东半岛）也并非神仙的发祥地，因之海与神仙亦无因果关系。”他有自己的解答（下面还会引述一些）。其突出特点是他的神仙思想起源是从古代不死的人生观说起的，文章开头写道：

最大多数铜器铭文的最大共同点，除了一套表示虔敬态度的成语外，就是祈眉寿一类的嘏辞。典型的儒家道德观念的核心也是一个“敬”字，而《洪范》五福便是寿。这表明以“寿”为目的，以“敬”为手段，是古代人生观最大特色。^[2]

这里先从“寿”字讲起。“寿”有长久之意，人的生命长也称“寿命”，本来就有长生之意，《管子·形势解》中说：“起居时，饮食节，寒暑适，则身利而寿命益。”（这是在讲养生学了。）《洪范》中“五福”：

一曰寿（百二十年），二曰富（财丰备），三曰康宁（无疾病），四曰攸好德（所好者德福之道），五曰考终命（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，不横夭）。（按：括号中文字为孔安国传文。）

唐孔颖达解释说：

五福者，谓人蒙福佑有五事也：一曰寿，年得长也；二曰富，家丰财货也；三曰康宁，无疾病也；四曰攸好德，性所好者美德也；五曰考终命，成终长短之命，不横夭也。^[3]

这确实可说是一种人生观，五福中有三福都是讲人的生命本身。其他二者：富，或者还可以看着养生的物质基础，如后世说炼丹需要财富作基础一样；攸好德，也是种心理修养，如后来讲“善”之类德性一样。总之，是希望“长生久视”，即闻一多说的“不死观念”。

既然古人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寿的“不死观念”，有着长生不死的企盼（闻一多引金文之“祈眉寿”，“祈”即求，企求），“仙”的理想就从而产生了。

“仙”或写成“僊”，与长寿的关系密切，《释名·释长幼》说：“老而不死曰仙”。张湛在注《列子·黄帝》时说：“仙，寿考之迹”。《说文》在解释“僊”字时候说：“长生僊去”，又解释“仙”字时说：“人在山上貌”。这已经是一种理想了，根据说文的段注说，“僊之舞袖飞扬之意。”飞扬、高举，所以有飞升成仙之说。

至于“神仙”一词的出现当然就更完备一些了。人们把更早的神灵信仰（包括天、地、自然、祖先各种各样的神灵信仰）与仙的理想进一步结合，所以有神仙这个更好的更有意思的词出现了。这是一个进一步发展形成的过程。我们现在还不能用具体的更有把握的材料来说明这个过程，但大体的发展脉络是可以表述的：

先有“神”的崇拜和“寿”的祈求，然后才有仙和神仙的理想。

二

神仙说起于何地？闻一多针对“一般人所深信的神仙说出于齐地的观念，是由于齐地滨海，海上岛屿及蜃气都是刺激幻想的对象。”还有齐国的方士记载颇

多。但是他说：“齐国（山东半岛）也并非神仙的发祥地，因之海与神仙亦无因果关系。”同时还说“春秋时的不死观念不曾直接产生战国时的神仙说”。他具体地分析姜姓齐人“本是西方迁来的羌族”带来了不死观念等等。其主要观点是：

神仙的老家是在西方，他的习惯都是西方的，……（按：下文有不少分析证据，此处从略）

神仙并不特别好海。反之，他们最终的归宿是山——西方的昆仑山。他们后来与海发生关系，还是为了那海上三山。……三山与神仙只是偶然的结合而已。^[4]

闻一多的观点以及他的一些分析（如神仙说东渐的路线等等）是很有见地的。我们从“人在山上”的“仙”字解释也可以看得出来，神仙始于西方昆仑山说比较合适。

战国时齐国方士、神仙说之盛也是事实，有它的历史和文化原因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：

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彩、布帛、鱼盐……其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，好议论。^[5]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则说：

太公以齐地负海舄鹵，少五谷而人民寡，乃劝以女工之业，通鱼盐之利，而人物辐凑。^[6]

在当地经济发展的基础上，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人物都集聚在齐鲁大地，有名的稷下学宫聚集各地学者就是突出的例子。齐学、黄老学、神仙学都成为齐地的特色，而且当时和后来的影响都很大。到汉武帝时，倡神仙说的大多为齐人，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记载，如“蓬莱安期生”“齐人少翁”“胶东宫人栾大”“齐人公孙卿”等等。齐人传播神仙说是很突出的。

但是，其他地方神仙的影响也不少。《封禅书》中是“燕齐之士”连称，秦始皇时，“骀子之徒，论著终始五德之运”虽是“齐人奏之”：

而宋毋忌、正伯侨、充尚、羡门子高、最后皆燕人，为方仙道，形解销化，依于鬼神之事。……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（按：骀行之“阴阳之运”）不能通。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，不可胜数也。

自威、宣、燕昭，使人入海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，其传在渤海中，去人不远。患且至，则船风引而去。盖尝有至者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……^[7]

神仙信仰，地区扩大到了燕，燕齐同盛。汉文帝时又有“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”^[8]也是方士之类，实际还不只这些。

有关神仙记载的先秦典籍，特别突出的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山海经》都是楚人的著作，则楚地神仙信仰内容丰富而具体。《山海经》据今人考证也是楚人著作，但是其所论神仙事，全国各地都有，如道教中神格很高、影响很大的神仙西王母住在西北的昆仑山上，这在《山海经》中就有三处记载。西王母好像是坤道首领，

“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得道者，咸所隶焉。”^[9]西王母后来在民间影响很大，称之为王母娘娘。又，《山海经》中的不死国、不死民、不死之药以及长寿等记载，显然是与神仙思想有关的，如：

轩辕之国在(此)穷山之际，其不寿者八百岁。(《海外西经》《大荒西经》)

开明东有巫彭、巫抵、巫阳、巫履、巫凡、巫相……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。(《海内西经》)

有灵山、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十巫，从此升降，百药爰在。(《大荒西经》)

这里出现了一大批与神仙打交道，“操不死之药”的“以巫事神”的灵巫。说明神仙思想已相当成熟。而反映的地区，多半是西北，有山之处，“人在山上”即仙。

三

那么，神仙及神仙思想大致什么时候成熟？神仙信仰形成以及道教产生的大致时间该如何认识呢？

《山海经》《楚辞》《庄子》中关于神仙的论述不少，神仙肯定已经是出现了。这几种都是战国中期前后的著作。燕齐方仙道的记载也是战国时期的事，但都是比较成熟的神仙信仰及传说，之前必有更早的神仙起源之事实。

神仙起源与不死、长生之企盼有密切关系，另一方面又与原始的神灵敬奉有密切关系，二者结合产生神仙及神仙信仰。这两方面，在中国古代都是很早就出现了的，春秋时期甚至商周时期都有记载。

上述西王母就是一个很古老的神灵，《山海经》中出现之前，陈梦家根据卜辞、《山海经》《穆天子传》《广雅》《史记》《楚辞》等文献分析，认为卜辞中所记的西母、东母即后世所说的西王母、东王公，他们当为日月之神^[10]。这位女神灵，战国时已经演变成修道成仙的神仙，掌握长生“不死之药”，主宰人们的生死祸福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有一段关于“道”的描述，讲“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”的长生之道，“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”、“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”、“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，莫知其始，莫知所终”，西王母和黄帝、彭祖等一样，得道成仙，长生不老，永恒在世。西王母后来成为道教中神格很高的神仙，是从殷商到战国逐渐形成的神仙。

道教的神仙大体上可分为主要的两大类，一是先天的神圣，二是后天的仙真。

西王母应该属于先天神圣，但她不同于古老自然崇拜的神类，她的原形人格化比较早。在道教历史上早于“三清”“四御”之类的尊神。西王母在神仙起源中有典型意义。

后天仙真，原本是人，是修道得道成仙的，从各种记载的情况看，由人而仙这方面最早的代表应该是黄帝，其次就是老子。黄帝在历史学上曾被视为传说中的神奇人物，但其传说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大的。有不少学者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

究，如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王献唐遗书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就有一定代表性，他从考古、文字、文献多方面考述了炎帝与黄帝的事迹，并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分析。黄帝的传说在战国时期颇为流行^[11]，司马迁说：“百家言黄帝，其言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^[12]各种说法都有。黄帝成仙说就是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之言。如上述《庄子》“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”，得道成仙，飞升上天，如何“登云天”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道：

黄帝采首山铜，铸鼎于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，黄帝上骑，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，龙乃上去。余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龙髯，龙髯拔堕，堕黄帝之弓。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弓与胡髯号，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，其弓曰乌号。^[13]

司马迁也许是采用了某一家言，作如此记述。后来刘向的《列仙传》也采用此情节，不过明白地说是“仙书云”，何时何人所写的《仙书》，应该是秦以前的。葛洪在《神仙传序》中说：“论神仙之事”，“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，刘向所撰又七十余人。”^[14]这说明秦以前，也就是战国或者更早的春秋、西周时期，已经有很多神仙和关于神仙的记载。《列仙传》所记，黄帝之前有赤松子，黄帝时人有甯封子、马师皇、赤将子舆以及“自称黄帝师”的容成公。老子成仙那是晚一些时候的事了，老子是春秋时人。

人修道成仙，成为仙真，其渊源当出自《庄子》的真人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开头一节对于得道、合道之真人的精神面貌有诸多的描述：

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谄士。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；若然者，登高不慄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。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。

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（按：讲呼吸调息之理，或为当时经验之总结，对后世是有影响的。）……^[15]

其所描述的真人就是神仙，所以说修仙成功的人就是仙真，就是神仙。刘向《列仙传》所列大多数是人而不是神，或者是传说中的人物。如黄帝、老子都先是人而后得道成仙的。

战国时期，神仙和神仙思想相当成熟，必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。秦大夫阮仓所记神仙数百人，决非一时一地所形成的。战国神仙说流行，自不必说，春秋乃至殷周时期，亦有迹可循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，记齐景公问晏子：“古而无死，其乐若何？”^[16]这“不死”就与神仙有关。这是春秋时期的事。又有一本《穆天子传》曾被认为是小说，但是现在不少学者研究认为有一定的历史性^[17]。穆天子——周穆王即言西周时事，书中有穆王见西王母一事，“西王母为天子谣曰：……将子无死，尚能复来。”这或可反映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，西王母至少在西周已出现。西王母是神仙，周穆王信神仙，这是众多传说、记载中都有的事，宋人高承的《事物纪原》写道：

周穆王尚神仙，召尹轨、杜仲居终南山尹真人草楼之所，因号楼观，《黄

帝内传》：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真容，置于高观之上，时人谓之道观。^{〔18〕}

西周有神仙和神仙信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当然，神仙及神仙信仰的起源，还需作进一步考论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涉及到神仙事，除黄帝飞升成仙之外，最早只涉及到春秋时期，“时苾弘以方事周灵王”“苾弘乃明鬼神事”“周人之言方怪者，自苾弘。”^{〔19〕}这或者与方仙道之形成有关了，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是关于方仙道产生，关于道教形成的问题。

长生不死的神仙，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人生理想。天地间是否真正有神仙自古人们就有怀疑，所以晋代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反复论说“神仙实有”。现在谁也不会相信有长生不死的神仙，所以神仙起源问题，事实上是人们何时创造了“神仙”，何时创造了神仙信仰。中国古代神的信仰（包括自然崇拜、祖先崇拜等等）起源很早，不仅仅是有文字记载的夏、商、周时代有，更早的黄帝、尧、舜时代有^{〔20〕}，也许有了人就开始有神的信仰。仙和神仙信仰的起源当然要晚一些，但可以肯定是在战国以前，从本文以上所述和许多有关论著看，对于仙的追求，战国时已成为一种时髦，如楚辞、《庄子》的反映、方仙道的出现等等，神仙起源至少在春秋或西周时期。

注释：

〔1〕杨英：《神仙家渊源考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04年第2期。

〔2〕〔4〕闻一多：《闻一多全集》，武汉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32、136、137页。

〔3〕〔汉〕孔安国传、〔唐〕孔颖达正义、黄怀信整理：《十三经注疏·尚书正义·卷十二洪范第六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

〔5〕司马迁：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3265页。

〔6〕班固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660页。

〔7〕〔8〕〔13〕〔19〕司马迁：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1368、1382、1394、1364页。

〔9〕《列仙全传》载于《藏外道书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2年，第581页。

〔10〕陈梦家：《于东母西母》，迟文杰主编：《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9页。

〔11〕这里，田氏代齐或有很大关系，姜齐以炎帝为祖先，田齐认黄帝为“高祖”（见《陈侯因齐罍》）。黄帝的地位因此而崇高。王献唐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认为，中国古代的名物礼俗文化大都属于炎帝族的，只是“黄帝克服异族，不能尽废其俗……否则与之同化矣。”

〔12〕司马迁：《史记·五帝本纪第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46页。

〔14〕葛洪：《神仙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年。

〔15〕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6年。

〔16〕杨伯峻：《春秋左氏传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6年，第1420页。

〔17〕顾实：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4年。

〔18〕〔宋〕高承：《事物纪原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364页。

〔20〕丁山：《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》，上海：龙门联合书局，1961年。

〔责任编辑：陶婷婷〕